

透視紅色污水窩：

朱德的風流債(上)

魯肇安

——婚生保不住。野種開滿枝

趙紫陽訪美外一章

前時北平傳出消息：中共幕後「掌舵人」鄧小平爲了澄清「吏治」，「整治」共幹的橫行霸道、強姦、勒索等暴行，親自指揮公安部隊，逮捕了一批高幹子弟，計有朱德、葉劍英、高崗、許世友的兒子及孫子等。其中最特別、最突出的新聞，說是鄧小平已將朱德之「孫」及其外孫下令「處決」云云……照此看來，好像北平當局大有「令出必行」、「官不相護」的「德意」與「決心」！也由此可見，共幹在過去，是如何囂張跋扈，令人髮指！

假設果真如此「名實相符」、「言行一致」的話，那倒的確是一件大快人心，令人額手稱慶的新聞；但，事實上，卻依然是中共故作「民主」的表態，與偽裝「法治」的假象！拆穿來講，完全是一套騙人的政治魔術而已！被真正「處決」者，祇是一個待決的死囚，並非「貨真價實」的朱德「元帥」的「孫」子。關於此事，美國記者趁中共「總理」趙紫陽，在今年元月中旬訪問美國時，曾緊迫釘人，窮追不捨的詰問趙紫陽：「

關於朱德之「孫」因在北平「強姦勒索」一案，是否確被鄧小平處決？」起先，趙紫陽祇是左推右讓的閃爍其詞，既不承認，也未否認；當然更不敢貿然肯定的予以答覆！直到所有齊集華府的外籍記者，實在逼得他沒有辦法了，他才詞窮意盡的點頭承認：「關於朱德之「孫」，確實已在北平被「處決」了！」由此可以想見：他確實實有一種難言之隱，故不得不如此耳！

我不知道中共的喇叭傳聲筒「新華社」，是否故意在咬文嚼字、舞文弄墨？抑係有意在大耍花鎗，故弄玄虛？因爲，根據北平「新華社」所發出來的「消息」都說：「關於朱德之「孫」，已經是在北平被「處決」了！」惟按照中國詞語解釋：若依一般的情形講，所謂「處決」也者，即係指「鎗斃」或「斃命」之意。但也可以說是：「關於朱德之「孫」『強姦勒索，橫行霸道』一案，已經依法『處理』，或者是，已經依法『解決』了。」至於究竟是「怎樣處理」或是「如何解決」？這也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是「依法」判刑，處以「應得」之罪；一種是向被強暴的受害人，賠償道歉；逞強者與受害人雙方均願

和解了事。

中共自從於去年十月間，在中國大陸繼「文化大革命」以後，又發動所謂「整黨、整風，與反精神污染運動」，其目的，無非是在整肅「黨紀」，整肅「政風」，整肅「文氣」。因爲，中共自竊據大陸卅五年以來，共黨內部不僅黨紀鬆弛，共幹橫行；即使在政府內部，也貪污腐化，政風蕩然；而文化界更是一窩蜂的趨炎附勢，使正直耿介之士都噤若寒蟬，敢怒而不敢言。要是中共果真能朝此目標進行，而並非藉題發揮，排除異己，也未嘗不算一件「德政」！惟天下烏鴉一般黑，中國共產黨的頭子，不管是劉少奇、毛澤東或是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是從一個紅色的污水窩裡爬出來的；其間頂多祇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並無實質的不同。故中共不論發動任何運動，雖然表面上都冠冕堂皇；但內骨子裡，均係黑漆一團，骯髒已極。因此，鄧小平所發動的此一運動，也不例外，同樣是打擊反對派，清算非自己嫡系的「壞分子」。幸而鄧小平最近發覺情形不對，總算懸崖勒馬，緊急煞車。所以，喧騰一時，鬧得雞犬不寧的「反精神」污染運動，終於

雷聲大，雨點小的，突然偃旗息鼓，無疾而終，而草率收場。

由此，我們似乎更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朝令夕改，是非難分，令人民無所適從；甚至連最高階層的領導分子也是各自為政，自亂方寸；其毀法亂紀，獨斷專制，實在罄竹難書！

至於中共高幹子弟朱德之「孫」，以及其他「要人」子女，之所以被「新華社」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掀出來，也是由於要發動這一個「反精神污染」的運動，才不惜大肆渲染，而在報章雜誌上予以公布出來。

其主旨，本來是要顯示鄧小平的「威風」與「決心」，想在表面上藉「處決」朱德之「孫」一事為名，來殺雞儆猴，以達到嚇阻高幹子弟犯罪目的，來壯大「反精神污染」，與「整黨整風」運動的聲勢。

然而，想不到竟收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甚至連一向以「料事精確」，而有「神機妙算」自詡的鄧小平，也大感意外，可見人算不如天算！

元帥無兒那來二孫

現在言歸正傳：關於朱德之「孫」，究竟是否已被「處決」了呢？在未揭開此一謎底以前，不能不先來研究一下，朱德一生，到底有沒有親生的兒子？

因為，必須要把這一個問題弄清楚，才能把這一件事的整個內幕完全揭發出來。

惟據我所知，與我手邊所存有的圖書資料，

以及北平中共方面，有計劃向外界所透露的「公報」消息顯示：

綜計朱德一生，雖然結婚四次，並先後娶了四位合法的太太；其中，除了他的第一夫人蕭竹芬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十月間在四川瀘州，曾經為他生了唯一的兒子，取名為「保柱」即「朱保柱」以外，其餘如第二夫人陳玉貞、第三夫人吳玉蘭、第四夫人也是他現存的唯一夫人康克清，均無所出。

惟僅僅唯一的獨「子」，雖然取名為「保柱」，但到後來，甚至連他這獨「子」都無法「保住」。

那顯然證明：朱德的一生的確是空「前」，同時也是絕「後」！

朱德的元配蕭竹芬，因為在戰亂時期營養不良，誕生嬰兒時失血過多，產後失調而早逝。

第二任妻子陳玉貞連同朱的獨「子」，後來同時均被滇軍將領唐繼堯部所殺害。

至其第三任妻子吳玉蘭，自從她與朱德在湖南耒陽結婚後還不到一年，因為她是一個赤色共黨宣傳員，當國共兩軍交戰時，在一場戰役中被國軍俘虜，致遭砍頭示眾的惡果，故亦未能為朱德生下一男半女。

至於現在活躍於北平紅朝中的朱德未亡人康克清，自與朱德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正式結婚後，一直到朱德於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病逝北平，迄無所出。

康克清是民國前二年（一九〇九）生於江西，朱德則是於民國前廿五年（一八八六）十二月

十二日生於四川。

朱德原籍廣東韶關（即今之曲江），嗣隨家祖遷至四川省儀隴縣，乃在該縣馬鞍場（筆者按：四川的鄉鎮，均名之為「場」）玲瓏寨落籍。

當朱德於五十五年前與康克清結婚時，康正值雙十年華，身體又很健壯，照講似不應該毫無所出。

朱德雖然大康克清廿三歲，但朱德的第一任妻子蕭竹芬，曾經為朱德生過一個兒子，名字叫「保柱」；故朱德在生理上，應該不會有任何問題。

康克清天生不育症

一對「久婚不孕」的夫婦，既然老「夫」朱德，已有事實證明他有生兒育女的能力；那麼，年輕的「少婦」康克清，顯然便有了問題。

所以，當康克清後來隨朱德到了延安時，她已經廿七歲，因為仍然無任何懷孕的跡象，朱德便陪同康克清，把延安所有的中西醫都找遍了；而且還經過徹底仔細的檢查，都認為康克清身體健壯，發育完全，應該能够生孩子。

可是，康克清的肚子竟硬是不爭氣，卻始終無法為朱德生下一男半女來。

因為據延安一位姓許的留學蘇俄的婦產科醫生，在事後悄悄地向中共其他「要員」透露：

「康克清在事實上，是患了先天性的輸卵管閉塞症。」即使身體再健康、發育再成熟的婦女，如果一旦患了此一先天性的輸卵管閉塞症的「痼疾」，那就證明：這一個女人窮其一生，都無

法再生孩子了。這對女人來講，實無異宣布她下半生的死刑。

關於康克清患了先天性輸卵管閉塞的不育症，朱德始終都不知道，最先康克清也毫不知情；可是，當後來康克清找到一個曾經留學德國，在延安共軍中服務的軍醫，再詳細檢查過一次。這位軍醫祇知道姓柯，柯醫生本來也不想把實情告知朱夫人，可是康克清卻一直緊追不捨的，尋根究底；最後，這位軍醫無奈，才將實情告知了她。她在獲悉之後，雖然很傷心難過，但卻一籌莫展，無可奈何，只好自認是天命如此，夫復何言？爲了恐懼朱德再在外面拈花惹草，另築香巢；或藉口康不能生育，朱又爲了想傳根接代，延續香火，而重新找其他能够生育育女的女人起見，康克清自然不敢將實情告知朱德。

惟因康是一位個性非常倔強的女人，更從不服輸；那時她雖然明知自己已無法再行生育，但她卻並不灰心，也不死心。她深知找西醫已毫無辦法，只好轉過頭來，再找尋庸施（延安在古代時的名稱）一些比較有名氣的中醫，來替她治療這種不育症，並希望中醫能爲她創造奇蹟。中醫是比較溫和的，雖然也明明曉得：她這種不孕症，中醫實在也無能爲力；但中醫卻不像西醫那麼直率，除了溫言安慰她以外，並爲她在各中藥房中搜購「胞衣」。所謂「胞衣」，即嬰兒在母親子宮內孕育時，那層包在嬰兒外面，富有韌性，而又極其柔軟的外面，在嬰兒未出世以前，即縮在這層包衣裡面的羊水裡，另由一根臍帶吸收孕婦身體裏面的營養，並保持與外面的呼吸；除

非遭遇一種過分劇烈的震動，否則嬰兒躺臥在「胞衣」裡面，是極其安全而又舒適的。

這種「胞衣」，是當孕婦生產後，由醫院中或接生的產婆，把它收集起來，再賣給一般的中藥房內，然後再由中醫將「胞衣」洗淨陰乾，磨細成爲粉末後，再與蜂蜜混和製成藥丸。這種胞衣含有極其豐富的腦下垂體荷爾蒙，對於一般不孕的婦女，若經常服用，非常有效；惟獨對於患染「先天性輸卵管閉塞症」的不育婦女，卻毫無辦法。

因此康克清在延安，雖然偷偷地吃了這種完全用「胞衣」與蜜糖製成的藥丸，自然也不能創造奇蹟。

周恩來想移花接木

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十月一日，當中共在北平建「都」，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那些寓居在延安窑洞中的紅朝「新貴」，紛紛喬遷北平，粉墨登場。朱德與康克清當然也毫無例外的，活躍在中南海內的新華宮中，在第二年也就是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的秋天，當周恩來有一次在徐悲鴻任校長的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中，看到了一位酷似康克清少女時代的女學生，她姓「莽」（筆者按：這是一個非常稀有的怪「姓」）；周乃向康克清建議：

「因爲這個姓『莽』的女學生，長得跟你年輕時代簡直像極了！我希望妳不妨去看看。假如妳見到了她，而又歡喜她的話，不妨將她收作義女。」

在中共赤色「巨」頭中，周恩來是一個最擅

狐媚逢迎，亦極爲善體人意的「首領」，他知道康克清那時已四十一歲，周恩來夫人鄧穎超跟康一樣，也是一個不能生育的女人，周恩來亦正值盛年，深感無兒無女之孤苦無依，落莫淒清，這幾句話從周恩來的口中說出來，比任何人都更能打動康克清的心！康一聽周的建議，立即欣然同意。

於是，周便特別爲康克清打了一個電話給該校校長徐悲鴻，說是朱德夫人康克清將去該校參觀，希望徐能特別予以招待並歡迎。請他安排朱夫人到戲劇科（因爲那個姓莽的女學生就在戲劇科就讀）去參觀，並與該科的同學們閒話家常。

徐悲鴻在中國的藝壇，是一個出類拔萃的藝術家，也是一個畫馬的名家；自民元以來，他所畫的馬早已馳譽藝壇，中外知名；雖然年老變志，晚節不忠，未免可惜而又可哀！但其尙無任何醜陋劣跡，或惡名昭彰，總還算差強人意。當徐悲鴻接到周恩來的電話以後，就像奉到「聖旨」一樣，準備竭盡全力，來歡迎那位紅朝新貴的朱夫人康克清女士。

一切悉如周恩來的安排，康克清果然如願以償的在北平國立藝術專的戲劇科中看到了那位姓「莽」的女學生。

這真是一種巧合，想不到那個女學生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甚至於她那種倔強的個性，也跟康克清在少女時代一模一樣；簡直就像康克清廿幾年前的再版！人心一如其面，雖然各有不同，但在天涯海角以及茫茫的人世中，居然能找到

兩個完全相像的人，那真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也許那個姓「莽」的長得太像康克清的緣故，所以康一見了她，便打從心裡感到極其歡喜她。為此，她在那天參觀藝專時，還特別跟那個姓莽的女學生談了很多很多的話；並且跟她合照了一張照片留作紀念。康克清那天回家以後，便立刻打電話給周恩來，除了把經過情形告訴周，並對周表示謝意外，希望周全力來促成其好事。

要徐悲鴻夫婦作伐

周恩來爲了要幫助老友朱德夫婦促成這一好事起見，他特別把徐悲鴻請到國務院的辦公室中，關起門來，甚且連周的女秘書等都被「請」出室外，而與徐悲鴻談了半個小時，希望徐能全力從旁協助，來完成老友的心願。徐悲鴻在聞悉此事以後，也滿口答應，認爲此事毫無問題。因爲自從大陸沉淪，赤流泛濫以後，很多北平的老百姓如果有此機緣，惟恐高攀不上，何況又是紅朝新貴朱德元帥的夫人，想收一個北平藝專的女學生作爲「義女」，那還不易如反掌、水到渠成。徐悲鴻返回家裡，與其夫人廖靜文一談以後，廖靜文便自告奮勇的對徐說：

「這件事讓我來辦。定能勝任愉快，辦得包君滿意。」廖靜文以「校長夫人」的身分，來跟一位女學生談這件事，自然名正言順，順理成章，極其適合。

於是，徐悲鴻便把這一個任務，完全交給了他的夫人廖靜文去辦。

然而，誰知第二天廖靜文趕到「藝專」，與

那位姓「莽」的女同學在校長辦公室內，秘密地談了一個多鐘頭，竟像對牛彈琴似的，居然毫無結果。廖靜文的那張嘴巴，在北平的藝術圈中也是一位出了名的、能言善道的厲害角色；想不到她雖然苦口婆心、舌燦蓮花般的說了半天，硬是說不服那位姓「莽」的伶牙利齒、個性倔強的女學生。

不管廖靜文怎樣鼓其如簧之舌，竭盡全力的希望能勸說對方，無如對方竟像一塊頑石一樣，絲毫也不爲所動，抵死都不肯答應。這真是大大的出乎校長夫人的意料以外！

莽姓女生志在復仇

因爲廖靜文在事先已經向徐悲鴻誇下了海口，假如連一個小女生都不能說服，那她將如何向夫君交代？而徐悲鴻又將如何向周「國務總理」交代？她自己無法向夫君交代，倒沒有什麼關係；好在夫妻同牀，有什麼事不好商量？但徐若無法向周恩來交代，那就說不過去了！因此，當她一想到這些極其複雜，而又相當微妙的政治關係時，不由得她向那個姓「莽」的女同學使出了最後一招殺手鐮。廖靜文把臉色一整，滿面寒霜般，以半帶威脅，半帶恐嚇的口吻說：

「假如你仍不答應，那麼，周總理若一旦要追究或怪罪下來的話，那不僅你吃不消，恐怕連我們的前途也無法自保啦！到那時，我們豈不將要同歸於盡！？」所以，關於這件事情，我希望妳無論如何，都要勉爲其難答應我這個不情之請的要求！何況，據說朱將軍的夫人非常仁慈，我真不

懂，妳爲什麼年紀輕輕竟那樣固執？爲什麼放着一個金飯碗不要？爲什麼有這樣一個鐵硬的靠山，妳竟眼睜睜地把它放棄？我看妳外表倒蠻機靈聰敏，爲什麼竟對此事如此傻乎乎的呢？」

那個姓「莽」的女學生倒真「人」如其「姓」，一聽到校長夫人如此對她威脅利誘，恩威並施，便立刻「撲通」一聲，雙膝跪在地上，向校長夫人淚流滿面、不勝哀感的說：

「報告校長夫人，我現在北平已孑然一身，毫無所有；不瞞您說，我的全家都已給共產黨殺死光啦！說起來妳也許不信，我父親是被共幹掃地出門，活活地折磨而死；我母親則是被一個年老共幹強暴以後，因爲不堪羞辱，終於上吊而死！剩下我一個年老的祖母，也被共幹們活活地氣死！如今我留下這條命，就是準備將來要爲我的老祖母，以及我的父母親報仇雪恨而活下去的！假使我一旦答應了你們的要求，而過繼給朱夫人做義女的話，那麼，我將來或許會把她們在暗中殺死，而作爲我報仇雪恨的對象與目標也說不定哩！但我知道，我祖母與我父母都不是朱家殺死的，俗語說得好：「冤有頭，債有主」，我相信我將來會有機會，能找到那些迫害我全家的真正的仇家；我有把握，我能報這個仇，雪這個恨；正因爲我有這種顧慮，而爲了怕將來會牽連到你們，經過仔細考慮以後，我認爲，我無論如何都不能答應這件事！務請校長和夫人特別原諒，包涵！」

這一來，倒真的使廖靜文愣住了！同時，她不禁萬分的驚訝與詫異！在這種情形下，廖靜文

自然不好再勉強她。

於是，廖靜文除了連忙把她拉起來，並安慰了她半天，才對她說：

「妳快回去吧！關於這件事情，就當作沒有發生過一樣吧！妳以後千萬不要對任何人提起。從今以後，我相信我也不會再來勉強妳了！」於是，那個姓「莽」的女學生，才擦乾眼淚，匆匆地，千感萬謝的走了。

當晚，廖靜文便把這件事情跟徐悲鴻談了很久，一直談到深夜，都無法獲得結論。

五天以後，還是徐悲鴻想出了一個「瞞天過海」的辦法，親自跑去向周恩來當面請罪說：

「關於總理囑咐我的這件小事情，我本應竭盡全力來促成這件事；無奈那位姓『莽』的女學生，最近幾天，不知為何都沒有到校來上課；前天晚上，我曾派人到她家裡去訪問、調查，誰知，她在三天以前已搬離那條胡同，聽說到上海去投奔她一位遠房的親戚去了！因此，我非常抱歉，未能完成周總理所交給我的這個『任務』，真是感到至為惶恐，極其罪過……。」

幸而周恩來在那個時候，公務繁忙，在「日理萬機」之餘，也未加詳細追究此事；故徐悲鴻才有從容的時間與機會，送了一百元「人民幣」給那個姓「莽」的女學生作為路費，並把她改名換姓，化裝易容，介紹她到杭州藝專就學去了。事後，周恩來也祇是輕描淡寫的告訴康克清說：「是那個小丫頭沒有福分，竟然舉家遷往河南去了。」

康克清也對這件事情，未過分認真，總算讓

徐悲鴻能够輕易過關。

爆出處決驚人新聞

關於周恩來向康克清建議，要收養北平國立藝專那個姓「莽」的女學生作為義女的事，是發生在一九五〇年，距今已整整地度過了卅四個年頭。朱德既然無子，連義女也無，怎麼在卅四年以後的今天，又突然爆出朱德之「孫」，在北平被「處決」的驚人新聞？面對着此一事實，便有幾個擺在眼前的問題，不能不加以研究與剖析：

○朱德口述，由美共女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以英文所著之「朱德的生涯和時代」（筆者按：這本書等於是朱德一生的傳記）一書中，曾敘述朱德一生結過四次婚，祇有第一位太太蕭竹芬曾為他生過唯一的一個兒子，名為「朱保住」以外，從未提到過他還有其他的子女。

何況，此一獨子後來又未能「保住」，而為「革命」犧牲了！朱德在他自己正式的傳記中，幾乎隻字都未曾提到過，他還有其他什麼兒子；既然連兒子都沒有，為什麼現在又忽然冒出兩個「孫子」來呢？這是第一個要搞清楚，要急切研究的問題。

○除了蕭竹芬曾為朱德生過一個僅有的「獨子」以外，而這個「獨子」後來又「不幸」被殺了。假使他除此「獨子」以外，還有另外其他什麼兒子的話，那麼，周恩來為什麼在民國卅九年（一九五〇）夏天，還要在北平向朱夫人康克清建議，要她收養北平國立藝專那位長得與康克清在少女時代像貌酷似的那個姓「莽」的女學生作

義女？可見當周恩來向康克清提出如此建議，而又被康克清所接受時，那就可以證明：朱德與康克清兩人在當時顯然膝下猶虛，晚景寂寥，生活空虛，孤苦無依。

所以，周恩來才會觸景生情，同病相憐（因為周亦無子女），向康克清提出那一個頗為「合情合理」的建議，要她收養一個與她在少女時代面貌酷似的女學生，作為朱家的義女。這是第二個所要認識清楚，同時也急待研究的第二個問題。

○據北平中共「新華社」透露，而英國倫敦的「路透社」又根據北平「新華社」的消息報導，加以轉述稱：

「①中共紅軍『元帥』朱德，一共有兩個孫子，都會被捕；而此兩個孫子都是朱德的兒子朱奇所生。朱奇是中共現任『天津市常委』，在天津鐵路局工作。朱奇也曾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叫『朱國華』，二兒子叫『朱援朝』。朱國華所犯之主要罪刑是強姦婦女。有一次，他在天津高幹俱樂部中，曾強迫一位長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大概也是高幹子女），他想和她『親熱親熱』；想不到那個女孩子立刻加以拒絕；並且還一度跑到游泳池旁的更衣室內去躲避；但朱國華卻仍緊迫釘人，尾追不捨，竟一直闖進女更衣室裡，強行將那位女孩子予以姦污！那個女孩子不甘受辱，乃挺身而出，向『北平公安局』控告檢舉。因為朱國華強姦少女，包括他與別人一夥共同輪姦少女等等，這絕不是第一次，且早已犯案累累，在北平與天津的公安局內，真是積案如山，罪無

(上) 朱德風流的債

可恕。因各受害人均出面指證，歷歷如繪，所以終被公安單位予以逮捕，經「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死刑……云云。

②惟另據北平出版的一份「地下民運」刊物「北京之春」所報導，名為該刊的「號外」載稱：「北京與天津」相距甚近，那正等於廣州到九龍的路程差不多，若搭特快車，頂多只要兩三小時，故北京與天津的高幹子弟，幾乎朝發夕至，極其方便。

強姦了卅多名少女

「天津市的中共高幹，大都住在原是英租界之陸南道與大理道。而朱德之『孫』朱奇所生之子朱國華，便住在陸南道一幢環境清幽、景物秀麗之兩層樓的花園洋房裡，生活豪華。朱國華生於一九五六年，現年廿七歲，因為過慣不願受約束的單身自由生活，故迄今仍未結婚；他原來參加部隊，復員後即到『天津市鐵路指揮部』裡，搞車輛調度工作。據中共官方公布的資料，說是他曾經強姦了卅多名少女，但知情者卻說：他起碼會強暴過五十多名年輕而又漂亮的小姐。

「然而，朱國華為什麼竟能強姦這麼許多少女呢？據說他同天津市的一些高幹子弟，經常以開舞會為名，而把一些長得挺俊、挺秀氣的年輕姑娘們，『請』來跳舞，如果看到一個合意的女孩子，即先行挑誘，予以和姦；若挑誘不成，再以蠻橫的暴力，予以姦污。至於這些高幹子弟的舞會，開得很瘋狂。每當他們達到興致最高的時候，還特別把所有的電燈都關掉；於是，大家皆

脫得一絲不掛，赤裸裸地登場，大跳其無遮的團體舞會；其瘋狂的程度，簡直令人側目。據說，朱國華還經常帶着一些妙齡女郎，出入於天津市『友誼賓館』，那是一幢連地下室在內，一共有十層樓的華麗大廈。朱國華便不時川流在這幢豪華的『友誼賓館』中，流連忘返，過着其醉生夢死、狂歌達旦的、糜爛與腐化的生活……

③至於朱德另外一個小孫子朱援朝，據『新華社』報導，路透社轉述：「他主要的犯刑是經濟。他原係天津警衛區某部的幹部，過去經常來往於北平與天津之間，參加走私活動。他揚言北京許多日本的本田牌摩托車，都是他參加走私進口的。那是他與一位姓趙的神秘青年，經過縝密的計劃與不斷的往返交涉，才能完成這筆交易。該趙姓青年，係北京內燃機總廠的職工，他並不經常上班，因為他真正的工作單位，實際是在公安機關，是北京公安局的『眼線』（筆者按：此語在北京稱『點子』，在臺灣則被稱為『線民』），他原來是北京走私盜賣集團的成員，在一次走私盜賣事件中，七個成員幾乎全部一網成擒。因為在審訊時，趙某很坦白，也很合作，乃和盤供出與他同伙的其他幕後人物，故北京市公安局，就特別把他從監獄中放了出來，作為鈞餌，俾使他能將功贖罪，以便能完成『上面』所交代給他的任務。

「趙某除了每個月在工廠中拿工資之外，尚公安局拿『人民幣』卅元的津貼，他曾自稱是『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軍長的兒子』，有時又說他是『福建省副省長』的兒子；惟趙究竟是

人之子，誰也無法知道。因為他交遊廣闊，非常四海，神通廣大；他常常能在一天以內，便能為正在申請出國的華僑家屬拿到護照和通行證。所有這些通天的本領，幾乎使某些高幹子弟都為之矚目，乃紛紛和他論交結識。為此，趙某經常身懷巨款和黃金外幣，與其他有關單位的高級職員做買賣；不是向別人代售黃金外幣，便是要求以高價向別人收買電視機、錄音機、手錶等舶來品，獲取不法暴利。有些高幹子弟看到油水那麼多，特別眼紅，利慾薰心的關係，便鋌而走險，幹出一些為非作歹的勾當，終於身繫囹圄，不克自拔。像朱援朝等，便是最顯著的一個例證。」

朱德既然有兩個孫兒必然有兒子，這個兒子不是婚生子，當然是野種，必定是朱德和其他女人苟合而生的，關於朱德的風流債、野生子，下期將有詳確的介紹。（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本期因稿擠又兼排校不及，陳鵬仁譯「日本侵華內幕（八）」以及汪清澄教授、陳嘉驥先生、吳崇蘭女士等的大作均延至下期九月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本年八月為本誌姊妹刊物「時代文摘」創刊四週年，時代文摘第一至四十期共肆拾冊，定價貳元，自七月二十日起至八月卅一日特價對折優待本誌讀者祇收壹仟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